



6月18日,由浙江现代画院主办的华修仪华启君书画印展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艺咖空间开幕,展出作品近40幅。华修仪为温州大学教授,擅书法,精于篆刻。其女华启君善工笔花鸟,兼习书法。

□上:华启君/作 下:华修仪/作

绿皮火车

□王一航

6岁那年,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绿皮火车。看见那么大那么长的火车,顽童的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妈妈紧攥着我的手走进拥挤的车厢,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拿出一些糖果放在我的面前……一列绿皮火车,将我带向繁华的大上海拉到了一个名叫东阳的地方。几年后,父母甚至把我的户籍也迁了过来。

26岁那年,高考结束后,作为班主任的我收到了一封学生来信——一个署名“您不争气的学生”,为了逃避家庭的逼婚,与早生情愫的男同学要“飞”往深圳闯荡一番。她请求老师,“如果可以,在26号早上8点钟来义乌站送送我们吧!”

箭在弦上,任何的劝阻都是白搭。站台上,我鼓励他们几句,权作告别。在“呜——呜——”的汽笛声中,在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中,一辆南下的绿皮火车承载着对小年青的梦想与希冀,渐行渐远。如今,他们已有不菲身家,但每一次回东阳,首选都是绿皮火车,这大概是为了一份“忘却的纪念”吧!

56岁那年,快90岁的妈妈,面对儿女的征询,说出最后的愿望:“我一直不敢告诉你们,怕太麻烦你们……我想再回到浦东看看,去见见几位还活着的老同事……”

一天早晨,一列从义乌到上海虹桥的绿皮火车,载着坐轮椅的妈妈,奔向她心心念念的第二个故乡。

我推着轮椅,在大哥——他顶替妈妈的班,在这里工作并安家落户——引导下,步入浦东新区杨思镇。妈妈原先工作的化纤十厂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宽敞的大道。对妈妈而言,“旧貌”已难觅,“新颜”也无所恋了——故地重游,她想找寻的是一个丢失了三十多年的梦。

晚上,在酒店,妈妈终于见到了十多位渴盼已久的老领导、老姐妹。握手,拥抱,畅聊,敬酒……泪水咸湿了夜幕下的思念,灵魂过滤着沉淀已久的友爱。我不禁想到一句话:群山相拥一滴水,人生相遇一世情。

走过鲜衣怒马,你是否还能想起最初的荒唐怯懦?尝过山珍海味,你是否还能记得当年的粗茶淡饭?在淡远轻烟的悠悠暗香中,你是否回首遥想过往的雪雨风霜?

一列绿皮火车,带给我们酸甜交集的过往。这富有时代特色的绿皮火车,是连通故乡与远方的灵魂渡船,是烙刻在我们血液中的不灭的情怀。

哦!绿皮火车……

行走草木间

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假装明代的袁宏道先生的样子,掸掸日常生活的灰尘,钻进一片山林。阳光不算厚,也不算薄,棉质T恤贴在身上刚刚好。几只飞鸟在高空自由滑翔,即兴抒怀,山谷显得空灵而幽静。空气和草丛中,还滞留前几日前雨水播下的潮湿。五泄禅寺藏在密林里,隐隐约约,给人高深、节制、谦虚的感觉。

一排通直的银杏树,列在寺前。一抬头,树干笔直,枝桠像一张拥有内在逻辑的网旋转着伸向空中,让我想到四个字——正大光明。我甚至恍惚在一场时光的转换中:三亿年前一个多云的下午,人类还远未诞生,一棵银杏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几片手掌样的树叶在风里轻轻飘落,在空中把自己摇成一只蝴蝶的模样,然后落在一片洼地上,然后开始腐烂,面目全非,直至消逝,完成自然对于自然的某种慰藉。许多又许多年以后,人类出现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一些远远超越人类历史的古树,称其为“活化石”,禅师们也经常选择它作为寺庙的圣树。这片银杏林,让我想到了以下词汇:古老、隐忍、久远、传承、静与定、融于自然、神秘主义……据说许多摄影爱好者,常选择深秋时节,追寻银杏林的惊奇。

让我们把目光抛向一千多年前。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五台山高僧灵默禅师云游江南,被这里“天

作锦屏环十里”的奇异景色吸引。灵默禅师行走在草木间,蝴蝶引人入胜,溪流一路欢唱。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望向远处,这时灵感不期而至:绿竹漪漪欲铺天,栖霞岩下可安禅。于是,选择这块风水

宝地,担土砌石,建造禅院,广招弟子,五泄禅韵开始生根发芽。在时间和空间的另一侧,一个叫良价的小孩在跟师父学《心经》,当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一句时,摸着自己的脸对师父说:我有眼耳鼻舌,经中为何说无?师父大惊,忙称自己不配当他老师,指点他到五泄山投灵默禅师。良价禅师后成为禅宗曹洞宗创始人之一。

寺因人文而生动。徐渭从绍兴骑驴悠悠地来到五泄,应僧人之约挥笔写下《五泄寺参禅》:“绝地通天笔一支,山灵应怪我来迟。小生也识先生趣,不索金钱只索诗。”彼时诗人经济状况不好,僧人索诗是个周全而明智的选择,不落俗套,不扫雅兴。陈洪绶临别五泄时,书赠寺院:“难别青公如送春,真公煮酒日相亲。江皋花草当寒食,吹笛三声想剡人。”

笛声已远,五泄禅寺仍气定神闲、超然物外地静守着这偏僻一隅。一个初秋的下,一个生活在小城的年轻人,开着车子四处游荡。他想找个相对清静的地方,清理生活割裂的碎片和纷繁复杂的思绪,于是去看五泄禅寺,在那片点染着禅意的山林里,他感觉自己暂时脱离了自己。

□俞琦杰



赭亭山行

赭亭山,似城池却无集市,似楼阁又无椽梁。我曾不止一次伫立横峰的阡陌,想象信江岸上那丹赤色的沉郁山体里,铁骨铮铮弹起的萤火。烟雨四月,终得盘桓而进,解锁赭亭山真颜。

位于赣东北横峰县南面的赭亭山,海拔仅二百三十余米。高度似乎很好拿捏,道上多是孩童和老人。金银花、野蔷薇和山蕨,以及不知名的草木,以绿悠悠的湿润,引得行人连呼吸都变得葱茏。白垩纪早期沉积的红色砂砾岩,饱经一亿三千万年风雨凝结为一团篝火烈焰,一朵赭赤丹霞的奇绝,这遗世独立的巉岩靠近后方才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拾阶而上,密布布满凿痕,依稀可辨百年前的轰轰烈烈。通向第一道山关,走势平缓而上,山莓糖罐子纠缠的矮灌藤蔓,间或高出一头的苦楝和野栀子,暗香涌动,与红岩的嶙峋气势平分春色。关口如利刃切割般整肃,只有开在垛口的小白花平添了婉柔的线条。高耸的关墙似触手可及,却仍隔着一片木荷或一群雕塑似的岩兽。赭亭山设有三座关卡,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转战广信府时所建。这场悲情的农民起义,如千年前路过此地的黄巢起义军一样,在胜利中迷失,在迷失中溃败,恰似犬牙岩缝挤着的碎石,棱角未消,硌得历史关节阵阵发疼。我通关时没有忘了在关口的天然相框中,定格身后或眼前的顾盼。这一山红绿相配的热烈,仿佛再自然不过,再找不到比拍摄下来更适合的修辞。

攀行二道关时,才觉真正的风光在险峰。接近八十度角的石径扶着两侧陡峭悬崖,耳畔是猎猎山风,手抓栏杆埋头攀爬时,我并未着急想要直达目的地。在步步惊心中心体验一枝从城墙上垂下的糖罐子花,在

风中翻卷,筛下落瓣的光影,落在赭石上跳动起芬芳。有人摘下墙边一缕苦楝花别在鬓间,便自带了赭亭山的体温。

山道逶迤转向回,谷中一座庙宇赫然眼前。距离庙前百米的两座户对花岗岩,似两只小象挡在路口。仔细甄别,户对两侧刻有一环一环的纹饰,光阴也在上头隐喻了不止百年的话语。是东汉那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所立?还是隐居于此的文人府邸?抑或就是石达开留下的符号?

走近了山顶。山势十分陡峭,路侧不断有可以藏身的镂空护体和凹槽,这都曾是扼守信江北面保卫横峰故里的军事印记。山的红色从骨头里渗出,在春雨淋漓中如同凝固的血液,每一道坎里都藏着烽火的记忆。登临绝顶,低徊抬首间,三面环水的赭亭山沟谷纵横,赭赤描边的青绿令人眼前心底豁然。千亩赭亭湖妖娆在矮丘间凹凸有致,像“千岛湖”一般闪烁无数眼波的润泽,倒映的山影在波中荡漾,如梦中的城池。微雨下,远方村落仿佛一片薄荷叶上的小蜗牛,在春光中点染岁月静好,信江在北面如一条淡绿海带状似的滔滔滚过,载着满天星月,沿途期盼。

不由想起徐霞客《江右游日记》中的遗憾:铅山“叫岩西十里为弋阳界,又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掉急不及登,盖亦奇境也”。沿铅山县信江叫岩段过十里即为横峰县境内的赭亭山,如果当时徐翁叫停舟楫上岸登访,或许蓬莱之境的赭亭山,会让阅尽丹霞风光的眼又一次惊艳。

江山从未改变颜色,有些东西更不曾消失,只是换了模样,在赭色纹理中、在春江水暖里、在代代相传的故事章节,默默生长,灼灼盛放。

□潘爱英



夏日的写生

□左:范怡然/作
□右:阮振亚/作